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九

陽湖洪亮吉學

傳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五行志引作翟
水經注同

詁

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

北周之墓地又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

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又曰舊說翟

泉本自在洛陽北喪宏城成周乃繞之

水經注

將以城成

列魏子澆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漢書

義作
韻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昔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

遷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弑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
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辭宰曰辭之皇祖奚仲居辭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辭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辭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鄭元儀禮注引作山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辭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

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
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
曰周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宏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

壞不可支也

詁梁履繩云按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爲飫敬名之曰文今按此殆引逸詩之意而言

之眾之所爲二語句法相似疑亦卽支詩之言耳眾之所爲不可好也

夏叔孫成了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詁按趙岐孟子章句公輸般一云魯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衍公爲名皆相類岐說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孔子同時又按鄭元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考季公亥字公若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諸君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墳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

孫使役如閼公氏將溝焉謚按宋本皆以閼字絕句是也

今讀者皆然殊不知古人多以閼公氏句三字連文元

卿始以閼字屬上也元卿名字未詳疏中屢引之榮駕

鷙曰諸本或誤作鶩非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

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鷙曰吾欲爲君謚使子

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

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

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謚鄭元

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文苑英華周鞏簡公

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華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詁郡
國志廬江郡舒有桐鄉杜同此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

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

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

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郢莊公與夷射姑

飲酒私出詁韓非子內儲篇作齊中大夫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闈乞肉焉詁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醉

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鐘人於門內

雷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闈無禮甚矣奪

之杖以敲之詁接說文殳部有敲云擊頭也从殳高聲孫

愐音口卓反支部有敲云橫擿从支高聲孫愐音口交

切今釋文敵作敵轉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餅水沃廷

釋文
餅本

又作瓶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註韓非子曰捐水

鄭門

雷下類溺者之狀命執之弗得憤怒自投于牀廢

于鑪炭註

高誘淮南注廢頓也按杜注廢隋非義訓爛遂

卒註

鄭元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烈熟也先葬以車五

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絜

諸本作潔今以石經釋文改正

故及是

秋

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盟

於鄆修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註

賈逵云色

如霜臥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接說文鶴鶩五方神鳥西方鶴鶩則鶴鶩是神鳥名馬云似雁亦略有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詞大招曼鶴鶩只王逸章句鶴鶩俊鳥也高誘淮南注亦以爲鳥名云長頸緣身其形似雁一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爲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劉逵吳都賦注引左傳作驥驥水經注作肅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史記世家作邵陵

晉荀寅求貸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
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
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
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鄙賈逵云噴至也

本疏杜
取此

按說文嘆高氣多言也春秋傳曰嘆言疑此卽

噴有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噴大呼也訓與此文不相蒙

當作嘆爲是多言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從

書疏引作鈔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鈔父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卒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

罰

按劉炫以社稷動

爲軍行最是杜注云國遷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戒社釁鼓譟說文釁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

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圉服虔云謂會同

詩疏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馳將長蔡於圉服虔云載書

使蔡在衛上史記集解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

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兒

也

疏本按本僖二十四年左傳

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

疏本按本僖二十四年左傳

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

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諸本作藩从釋

文石經改正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

爾雅詩毛

傳並云尹正也

杜本此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疏本按賈逵云金

路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夏后氏之璜

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

及逸禮云半璧曰璜

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

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第以爲美玉未知何

據封父之繁弱

疏本鄭元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本疏荀

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

賦曰：嚮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殷民六族

詁 按：賈公彥周禮司約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祿

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義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校：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非。

詁

又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陪益也。詩毛傳敦厚也。祝宗

卜史備物典策

釋文：策本又作冊。亦作筭或作筭。

詁 說文冊符命也。諸侯

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

籀按：今本作策。非作筭。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

職物之備也。

本疏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說文：奄，固，在

魯鄭元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詁竹書紀年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按所云命以伯禽者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

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世家作少昊詁

說文虛大丘也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

居魯北旣爲帝乃居魯也本疏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詁賈

逵云雜帛也史記集解精𦵹詁賈逵云大赤也同上杜氏說文

繢赤緝也鄭眾云𦵹旆名也同上杜氏說文

蒨詩小雅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旐者也正義曰𦵹與旆古今字故定四年傳云蒨𦵹旆旌亦旆也據鄭注

孔疏是綺蒨古通經典異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

多旃旌註賈逵云通帛爲旃析羽爲旌

同上

按說文旃旗

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周禮曰通帛爲旃旌游車載旌

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註賈逵云鐘名

同上杜取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潛夫論引作茶氏繁氏鍇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土略註說文畛井田開陌也略經土田也自

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釋文圃本亦作甫同註漢書地理志河南

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明季授土註史記管蔡

世家作冉季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

鄭校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

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鄖處杜云鄖處楚地南郡編
縣有鄖口城鄖與鄖皆音奴甘反正義曰冉作丹音奴
甘反或作鄖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衛康叔世家
作冉季按冉之爲聃那之爲鄖爲鄖皆轉寫之誦陶叔
授民命以康誦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說文考
工記時文思索鄭元注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
者杜本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說文作若詳
見昭十五年沾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誦而封
於夏虛說文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
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慕間王室罰賈遠

云慕毒間亂本疏說文慕毒也惠棟云慕當訓爲教

宣二年

爲教注訓慕言管蔡間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間以圖王室

張衡西京賦云天啓其心人慕之謀與傳合意左傳慕

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慕之當依說文作卑哀元

年傳少康慕澆當訓爲毒廿七年傳趙襄子慕知伯當

訓爲忌小爾雅云此傳當訓爲教小爾雅云慕教也杜惟哀元

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罰按

蔡當從說文作蔡已見前以車七乘史記作輿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

說文作招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

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詁

爾雅覆察審也廣雅覆索

也索索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詁

高誘淮南注略道也

杜本此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詁

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

五年

御覽杜取此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詁

賈逵云無爲

亂始同無怙富無恃寵

同上

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無違

同無赦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
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
貞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
之孫嚭爲吳太宰

史記作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

吳以爲大夫按史記與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
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犁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秋
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
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戊謂子常曰子汾漢而與之上下詁說文沿緣水

而下也

杜本此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詁

墨子非攻篇曰吳闔廬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按冥

隘卽冥阨釋文阨本亦作隘音同史記無忌說魏安僖

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曰卽江夏郡鄖縣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

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詁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

縣南水經

注

桉杜注非是辨見集中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京相璠曰柏舉漢

東地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

十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卽此地閩廣

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閩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

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

詁桉水

經注湏水下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遣牙門皮初

與張昌戰於清水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於柏

舉從之及於清發蓋渾水又兼清水之日矣今攻清發
當在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皆漢時安樂縣竟也
杜不言所在故采道元注補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門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詁諸文澨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卑
我以出詁服云卑我季芊之字釋文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
卑我季芊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芊稱字是許
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按世族譜以季芊
卑我爲二人今攷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文但稱

莘知非二人涉睢註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

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

燧象註

賈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

師驚卻其眾使王得脫

本疏杜取此

說文象長牙鼻南方之

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註

越絕書子胥妻楚王母孔子固貶之矣惡其妻楚王母也按鞭平

王戶及妻楚王母傳皆不言或尙爲賢者譖子山處令

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人之左司馬戊

及息而還註

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

東故加新焉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閻廬故恥爲

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
而裹之𦶯說文刑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
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子以背受之
申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𦶯服虔云
鄖楚邑史記
集解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
殺其子不亦可乎𦶯服虔云父蔓成然同上辛曰君討臣誰
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文選注引詩曰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兩引詩
矜作鰌彊禦作強圉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
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門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𦶯服虔云隨楚與國同上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願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韻韋昭國語注獎成也

杜本此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史記作予

墓說苑

家語作司馬子祺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

史記作下卜與同

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

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

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

韻韋昭國語注鳩安也

杜同略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餽金初宦

鑑字宦字並从石經及釋文改

於子期氏

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韻服虔云楚大夫王

孫包胥

史記集解

按戰國策作棼冒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

又作樊冒勃蘇今攷棼冒勃蘇卽申包胥音之轉棼與

申胥與蘇皆同音包字急讀卽爲冒勃至棼又作樊亦

以音同而轉也吾友莊進士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

棼冒卽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猶若敖之後爲若

敖氏也潛夫論伍氏亦楚之公族故亦爲王孫氏其亡

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

史記伍子胥傳復作國

覆高誘淮南注亦同

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

鵠淮南王書引作大也

蛇喻貪也新序引作吳爲封豕修

蛇蠶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蛇喻貪也新序引作吳

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按淮南

志長作修蓋避厲王長諱以荐食上國高誘注爾雅荐再也

校杜注數也義亦同虐始於楚高誘注虐害也始先

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告

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伏作休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栗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書武成疏引作歸栗于蔡以周急矜無資也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資字下亦旁增一也字

越入吳吳

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

謚

炎武云房疑卽防字古卫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

仙人唐公肪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

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校文選謝

莊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寐

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據此則房

之爲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

釋文與本
又作興

謚說文璠與

魯之寶玉高誘曰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與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

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論語及家語並作弗擾

○荀子潛夫論公山氏魯

公族姬姓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泄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

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

子蒲

戰國策作滿新序同子

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按淮南修

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與此不合子蒲曰

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逵云

稷

楚地史記集解杜取此

大敗夫槩王于沂

○史記伍子胥傳

曰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杜注稷丘地

名在郊外核左傳並不作稷丘其引杜注字句亦不合

蓋誤以裴駟集解爲杜注也吳人猶遠射於柏舉其子

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

詁 潛夫論堂谿谿名在西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谿亭

廣韵吳王閭廬弟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堂棠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閔輿罷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

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歟及秦過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

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

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

石經王字上旁增楚字非唐刻將涉於成臼

謂酈道元云沔水又

東南與白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曰盧屈山

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臼謂是水者也藍

尹亹涉其帑

世本楚大夫涉其帑核此則亹帑爲二人

惠棟曰據外傳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

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門辛王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門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門懷子西曰請舍

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辛季辛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因于脾泄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一本或有大小者涉下文而誤耳
疏 話董遇曰問城高厚丈尺也

本疏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疏 王肅斷

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

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高厚而弗知也子曰怒曰不能

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

屬一本疏 案上問高厚弗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

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不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諸本敗誤役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

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舒鼎成之昭兆詰賈逵云舒鼎名昭兆寶龜

本疏定之

鑑釋文鑑又作盤苟可以納之

淳化本無以字此疑衍

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

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詁接呂覽引作小帷子釋文本又作帷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

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杜注闔

廬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郢於都此言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卽其邑大夫也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謂按襄四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則作陽爲正揚陽容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謂服虔云都

楚邑

史記集解

地理志南郡若原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

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周僭廟率王子

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詁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

之黃城也

水經注
杜同此

狐人闕外六月晉閭沒成周且城有

靡

秋八月宋

樂祁

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感矣

感字照前改

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

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悅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

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潤而

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

曰昔者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祔弗可

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

目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毫社詛於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蘿辟簷廟

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罰

服虔云陽關魯邑

史記集解

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

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

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

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國夏伐我陽

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降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

釋文喪作
夷疑刻本

之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誦惠棟曰坐爲坐作列爲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行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誦說文斃顛什也繁或從从杜本此非子鉏中頰从誦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郤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射也廣雅偃僵也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誦服虔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殷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

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

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

朱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石經代誤作伐

子梁以告陳寅陳

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潤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

地理志河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

必叛不如止其戶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記按昭七年傳子

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尙屬樂大心未可知公

侵齊廩丘之郛

詩風俗通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初學記杜

主人焚衝

說文作轔云陷陳車也高誘淮南王書

本此

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杜本此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高誘賈逵以爲主人出

魯師奔走而郤退言魯無戰備也

本疏按杜注屈曲當以

賈義爲長陽虎爲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僞顚虎曰盡客氣也 苛越生子將待事而名

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

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

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高誘賈逵云周禮公

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

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眾云天

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本疏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文

鄭本又作摶
說苑亦同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

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投衛侯之手及掩圖說文掩推也春秋傳曰投衛侯之手堅手擊也桉說文推排也排擠也是投有排擠之義故杜注投擠也掩當從說文作擊馬融長笛賦云探竿投臧李善注引廣雅曰投桉之也惠棟曰掩經傳皆作擊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掩擊游俠傳曰掩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腕字今傳作掩者儀

禮士喪禮曰設決麗於擊鄭康成注云古文揔作擊史

記樊子期偏袒揔索攬曰揔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

人知者鮮矣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

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詬廣雅

詬恥也

杜本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

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繩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闢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祔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詁惠棟曰戒讀爲駁鄭康成曰疾雷擊鼓曰駁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

爲期陽虎前驅林楚

公羊作
謫南

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咗謂林楚

石經初本
詁

校考工記鍾

侈則柞讀如咗咗然之咗聲大外也說文無咗字杜注

咗暫也蓋取廣雅

廣雅作
暫也

从乍字得訓玉篇从鄭訓云

聲大也今考諧聲大也言或從口讀若笮則咗蓋諧字

之誤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

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

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

門外林楚怒馬

公羊傳作
臨南號馬

詁高誘淮南王書注怒讀如強

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

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眞矣及衢而騁詔說文四達謂之衢陽
越射之不中筭者閩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
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
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
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詔說文徵召也按說
文从釋言杜本此陸粲附注後錄云桉上文林楚曰陽虎
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陽虎自言當云魯人聞余
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徵死徵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勿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註鄭元禮記注辨偏也古本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譙陽關以叛註地理志泰山

郡鉅平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鄧陽關以叛今陽關

亭是也鄭駟歛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歛殺鄧析文選注引作鄧晳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

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旄

詩作于旄

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漢書引作勿翦

召伯所茇

誣說文废舍也从广攴聲詩曰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

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陽

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

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詳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韻

韓非子載其

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

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

韻說文鍥鑠也

核爾雅釋韻契

滅殄絕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爲契邢昺疏引左傳

及杜注並作契則鍥似當作契爲正說文契刻也廣雅

同杜本此麻約而歸之載葱靈

韻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

葱有靈本疏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軸鄭元注

云如今窗車也軸與靈古字通核說文軸車轄間橫木

从車令聲軸字注云軸或从靦司馬相如說今左傳作

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蕙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韓非子曰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

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

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

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

子如驂之斬詁說文斬當膺也按毛詩小戎云游環首驅

傳曰游環斬環也晉車千乘在中牟詁校杜注非管子
曰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是中牟在鄴與五鹿
之間趙獻侯徙都中牟卽此今考中牟城在湯陰西二
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鄴西牟山爲趙中牟者是矣衛侯
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詁說文龐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
龜喪不兆讀若焦核今本喪作焦義通衛侯曰可也衛
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
褚師圃水經注引
作褚師固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
也齊師克城而騎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
登者臣從之晉詩毛傳晉白也說文齧齒相值也一

曰齧也春秋傳曰晳齧按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
杜時本尙作齧可知後乃誤作幘耳惠棟曰傳遜云晳
白晳幘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
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幘字說文引作齧今校顧炎武
引傅氏云云惠氏亦引之檢傳書並無此條蓋惠承顧
之誤又說文收幘字明非後出之字惠氏以幘爲齧之
省文亦未的而衣狸製詩說文製裁也服虔云狸製狸
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
絲三百製將以送之惠士奇云左傳狸製注云裘此云
紵絲非裘也乃衣耳裘名爲製不見經傳杜注誤惠棟
云傳云狸製故注云裘狸裘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

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爲義
然以製爲裘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貺子詁爾雅貺賜也_{杜本}此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
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
以五家免詁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爲齊有故
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乃得其戶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
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詁儀禮士喪禮疏引傳
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核當是服注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詁服虔云
地二名水經注孔丘相犁彌史記孔子世家作犁
祖齊世家作犁祖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詁服虔以爲東萊黃縣

是史記
索隱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廣雅裔遠也

杜本

此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圉不亂華俘不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
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圉賈逵云不書盟譁以三

百乘從齊師

本疏

校不書盟賈據宣七年黑壤例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汝陽之田吾以共命
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誦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

周禮疏

服虔云犧象

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鍾鼓之樂也

詩疏

王肅以爲犧尊

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

本疏

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

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圖

說文秕不成粟也稗禾

別也

杜本此

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

圃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山陰之田得其田

不得其山也

史記集解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邢

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

釋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

而守之宵燭及晉

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涉沱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

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

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効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効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辭父

本或作揚

之水辛章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

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

齊

於字从石經改正

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

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

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

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

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

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

姓杜同此

侯犯殷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詁按杜注云物識也周禮閭人職曰潛服賊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惠棟曰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冀傳曰刻其毛以爲識是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廊宋公子地髮鬚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地理志引作駢師古曰四馬曰駢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鬚以與之漢書作予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廷吾兄也詩毛傳廷誑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歸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懿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仲由爲季氏宰詁服虞云仲由子路

史記集解杜取此上將墮三

都詁服虞云三都三家之邑也

同上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詁服

虞云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同上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詁鄭道元云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奔

夷猶高數丈

水經注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詁服虞云

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同上

仲尼命申句須樂頑詁服虞云

魯大夫同上杜取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於北門詁服虞云公斂處父成宰也

同上

且成孟氏之保障

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

釋文一本作爲

詁陳樹華曰昭

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僞讒是皆爲讀僞之證定八年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於僞反依注似應讀爲僞也此處傳文作爲故杜注云陽不知若本作僞則無煩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爲漢書郊祀志曰問之果爲史記封禪書作果是僞書是又爲卽僞之證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史記作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史記作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

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

史記衛貢作衛氏

荀

服虔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之晉陽

史記集解

午許諾歸

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荀服虔云午之

諸父兄及邯鄲中長上同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効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荀服虔云

穆午子

同上

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鄆鄖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

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

戰國策作董閼安于韓非子作董閼于淮南王

書作董閼於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

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史記作范臯釋詁服

皮云臯夷側室子

同上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史記作范臯釋詁服

嬖父晉大夫也

同上

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躡言於晉侯

曰詁服虔云荀躤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詁賈逵云范中行趙也同上而獨逐鞅刑已不

釣矣

史記作均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躤韓不信魏曼多奉公

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史記作操

作操不作櫟不信作不佞魏曼多

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

詁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校左

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二子

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勿

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

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

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詁服

虔云以其罪輕于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軻而告之史軻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軻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成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憇之曰成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

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

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

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

石經知字下增

范氏二字非唐刻不必從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晉背

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

故也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死士

詰

賈逵云死罪人

史記集解

鄭罪云死士欲以死報

恩者也

同上

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効於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

詰

校檣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

等是也疑古卽有是名此傳陘或當作涇蓋去檣李城

七里均屬水鄉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也

諸本皆脫也字今从石經增入

詰校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晉

大夫士會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司馬彪郡
國志曰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
卽秦亭也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魯之助范氏亦
出於不得已上年城莒父及霄亦然皆魯之西境與范
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
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
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儒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賈逵
達云南子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會於洮服虔以會於洮屬
上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
本大子崩曠獻孟子齊史記仲尼弟子作賈曠按廟與
疏費通禮弓盾廟作杜費可證也

豬豕而二毛叢居者豶牡豕也小尔疋及鄭元禮記注

艾老也

杜本此

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史記速作遜

賈逵云

戲陽速大子家臣

史記集解杜取此

從我而朝少君

釋文本作小君

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

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瞆將殺余公執其

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

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

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

趙岐孟子注

戕猶殘也虞翻易注戕殺也

杜弁用此

若殺夫人將以余說

余是故許而不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氏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疆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詁按金史地理志衛州蘇門有百門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卽百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

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詁漢書五行志作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按說文貢獻功也从頁工聲贛字注云

賜也从貝贛省聲子貢名賜自應作贛此處及哀七年

十二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並作贛蓋後人傳寫之

謬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詁禮

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
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
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敗宋師于
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蘧擎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葬
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誌
核襄當訓舉群綜西京賦注襄舉也若杜訓作成恐非
本義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
詩告也

春秋左傳詁卷十九終

會通用校刊